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丙申
明
因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暎敷人晦
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
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
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
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貴
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翔翔兩駟學的欲正
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

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
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
予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備
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其動而思蹟凜乎惴惴
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
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
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
此追味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
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
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
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
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
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
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
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
言奉前列之遺矩惟開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頹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

道之
正統
在是

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
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
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
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
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
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
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
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
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
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
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
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
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中
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
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
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
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
運備事物之理任細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

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凡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肅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
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
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
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
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
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
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
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
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攷其未失深得
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
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閥者
既以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
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且
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
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
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
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
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

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太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一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

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慊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撫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

天生大聖以斯道之傳

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
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
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
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
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
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
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
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
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
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

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久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
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
著者一十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
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
推明是道者旣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
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蹶駁尤甚先生出
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
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
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

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二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之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父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寧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

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情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

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

妙得聖人
之本旨

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定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

當沈潛反覆於其易而不必繁鑿附會於其難謂
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
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
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
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
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
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
要以自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
左氏而稍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
而繁簡相殺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
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
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
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
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
本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
非擣其巢穴秘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
則而不躋於荆棘獲弄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
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
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朱
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者

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親焉者大本太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粲粲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

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躡蹠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在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慷慨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躡蹠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下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未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

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乎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藉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未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且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太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

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言明而味深而其心
度澄朗瑩無香澤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
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
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
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
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
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
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
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詭信
之不齊而又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
授之法壤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道移
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
言太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
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
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鳴
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
於籍法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
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
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

聖門講學之樞要

帝王經世之規
聖賢新民之學

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
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味若合符節曰
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
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
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
然如沈痾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
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
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味者衆也朱文公先
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
歆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傳歸約迨其蓄
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
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
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僅及申身論述
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
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
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
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
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
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
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

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空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謹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倚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明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平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

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
勉慕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
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
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
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
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
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
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
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
所著書傳論語說最後出而朱泗言仁諸葛忠武
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
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
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
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
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
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
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
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
入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

父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實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其黨竊病聖明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主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徇於詞章既皆不足以及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輒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

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豪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因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入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及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

性純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功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伯恭踈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其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趙先生像曰擴在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奉奉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屹屹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上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字却不細向掌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做洽